

晉

書

斟

注

晉書附注卷三十八

錢塘吳士鑑

同注

烏程劉承幹

列傳第八

宣五王

宣帝九男穆張皇后生景帝文帝平原王榦伏夫人生  
汝南文成王亮琅邪武王伉清惠亭侯京扶風武王駿  
張夫人生梁王彤柏夫人生趙王倫汝南王亮亮及倫  
別有傳周家祿校勘記曰按諸王有謚者總敘目錄例  
皆照本傳書謚梁王彤宜作梁孝王彤十七史  
商榷四十八日柏夫人生趙王倫之下卽  
當云亮及倫別有傳汝南王亮四字衍

平原王幹

平原王幹字子良少以公子魏時封安陽亭侯

魏志滿寵傳注

世語曰偉鱗子長武有寵風爲大將軍掾高貴鄉公之難以掾守閭閻掖門司馬文王弟安陽亭侯幹欲入幹如偉妹也長武謂幹曰此門近公且來無有入者可從東掖門幹遂從之文王問幹入何遲幹言其故參軍王羨亦不得入恨之既而羨因王左右啟王滿掾斷門不內人宜推劾由此見恨收長武考死杖下偉免爲庶人時人稍遷撫軍中郎將進爵平陽鄉侯五等建改封定

冤之陶伯武帝踐阼封平原王邑萬一千三百戶給鼓吹駙馬二匹加侍中之服咸寧初遣諸王之國幹有篤疾性理不恆而頗清虛靜退簡於情欲故特詔留之太康末拜光祿大夫加侍中特假金章紫綬班次三司惠帝卽

位進左光祿大夫侍中如故劔履上殿入朝不趨韎雖  
王大國不事其務有所調補必以才能雖有爵祿若不  
在己秩奉布帛皆露積腐爛陰雨則出犢車而內露車  
御覽七百七十五引晉陽秋作陰雨則乘犢車而入乘露車或問其故對曰露者宜

內也朝士造之雖通姓名必令立車馬於門外或終夕  
不見時有得覲與人物酬接亦恂恂恭遜初無闕失前  
後愛妾死既斂輒不釘棺置後空室中數日一發視或  
行淫穢須其尸壞乃葬之趙王倫輔政以韎爲衛將軍  
惠帝反正復爲侍中加太保齊王冏之平趙王倫也宗  
室朝士皆以牛酒勞冏韎獨懷百錢見冏出之日趙王

逆亂汝能義舉是汝之功今以百錢賀汝雖然大勢難居不可不慎罔既輔政榦詣之罔出迎拜榦入踞其牀不命罔坐語之曰汝勿效白女兒其意指倫也及罔誅榦哭之慟謂左右曰宗室日衰唯此兒最可而復害之從今殆矣東海王越興義至洛陽往視榦榦閉門不通越駐車良久榦乃使人謝遣而自於門間闕之當時莫能測其意或謂之有疾或以爲晦迹焉永嘉五年薨時年八十會劉聰寇洛不遑贈諡有二子世子廣早卒次子承以太熙中封安德縣公散騎常侍皆爲善士遇難

台門堙滅

琅邪王佃

周家祿校勘記曰宜照總敘及蕭川作  
目 漚 琅邪武王佃下宜照總目補子觀澹錄

琅邪武王佃字子將

札樸曰孔宙碑云君諱宙字李將  
後漢書孔融傳父佃泰山都尉案

晉書琅邪武王佃字  
子將與季將同義

正始初封南安亭侯早有才望起

家爲宜朔將軍監守鄴城

案舊唐經籍志有燕王師王  
懋約周官宜朔新書八卷禮

記宜朔新書二十卷皆云司馬佃序懋約蓋爲佃之寮  
屬故其書以宜朔名而佃序之其後終於燕王師也燕

王字爲魏武帝子魏志本傳云景初元年三年均還鄴  
佃爲宜朔將軍在正始初相距一二年佃與宇正同在

鄴城也有綏懷之稱累遷散騎常侍進封東武鄉侯拜右

將軍監兗州諸軍事兗州刺史五等初建封南皮伯轉  
征虜將軍假節武帝踐阼封東莞郡王邑萬六百戶始

置二鄉特詔諸王自選令長仙表讓不許入爲尙書右

僕射撫軍將軍出爲鎮東大將軍假節徐州諸軍事家

周祿校勘記曰假節下脫都督

代衛瓘鎮下邳仙鎮御有方得將士死

力吳人憚之加開府儀同三司改封琅邪王以東莞益

其國平吳之役率眾數萬出涂中通鑑地理通釋引元和郡縣圖志曰涂中

漢全椒縣地晉琅瑯王仙出涂中卽此也

孫皓奉箋送璽綬詣仙請降詔曰

琅邪王仙督率所統連據涂中使賊不得相救又使琅

邪相劉弘等進軍逼江賊震懼遣使奉僞璽綬又使長

史王恆率諸軍渡江破賊邊守獲督蔡機斬首降附五

六萬計諸葛靚孫奕等皆歸命請死功勳茂著其封子

二人爲亭侯各三千戶賜絹六千匹頃之并督青州諸  
軍事加侍中之服進拜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仙既威  
屬尊重加有平吳之功克己恭儉無矜滿之色察吏盡  
力百姓懷化疾篤賜牀帳衣服錢帛杭梁等物遣侍中

問焉太康四年薨

書鈔一百二十九蕭子雲晉書曰珣

吹武綱輕車一乘白蓋小車

吉凶案下當有時年五十七臨終表求葬

母太妃陵次并乞分國封四子

周家祿校勘記曰按武

帝紀太康十年封琅邪

爲武陵王繇爲東安王漼爲淮陵王

觀字思祖拜冗從僕射

書鈔六十三晉武帝起居注曰



司馬瑾真固邪祥有識見才幹以瑾爲宄從僕射御覽二百四十二亦作司馬瑾案起居注  
作瑾與木傳作覲異蓋其爲宄從僕射尚在仙初封東莞王時也 太熙元年薨時年三

十五子睿立是爲元帝中興初以皇子哀爲琅邪王奉

恭王祀哀早薨更以皇子煥爲琅邪王其日薨周家祿校勘記

日按元帝紀煥以丁丑日封己卯日薨復以皇子昱爲琅邪王咸和之初

旣徙封會稽成帝又以康帝爲琅邪王康帝卽位封成  
帝長子哀帝爲琅邪王哀帝卽位以廢帝爲琅邪王廢  
帝卽位以會稽王攝行琅邪國祀簡文帝登阼琅邪王  
無嗣及帝臨崩封少子道子爲琅邪王道子後爲會稽  
王更以恭帝爲琅邪王帝旣卽位琅邪國除

武陵莊王澹字思弘初爲冗從僕射後封東武公邑五千二百戶轉前將軍中護軍性忌害無孝友之行弟東安王繇有令名爲父母所愛澹惡之如讐遂譖繇於汝南王亮亮素與繇有隙奏廢徙之趙王倫作亂以澹爲領軍將軍澹素與河內郭倣倣弟侃親善酒酣倣等言張華之冤澹性酗酒因並殺之送首于倫其酗酒如此澹妻郭氏賈后內妹也初恃勢無禮於澹母齊王冏輔政澹母諸葛太妃表澹不孝乞還繇由是澹與妻子徙遼東其子禧年五歲不肯隨去日要當爲父求還無爲俱徙陳訴歷年太妃薨繇被害然後得還拜光祿大夫

尚書太子太傅改封武陵王永嘉末爲石勒所害

通典一百

三陳舒武陵王招魂葬議云先太保生歿虜場求依太傅故事招魂葬

子哀王喆立喆字

景林拜散騎常侍亦爲勒所害無子其後元帝立皇子

晞爲武陵王以奉澹祀焉

東安王繇字思立初拜東安公厯散騎黃門侍郎遷散

騎常侍美鬚髯性剛毅有威望

書鈔七十王隱晉書曰美髮鬚長嚴毅有威風

智博學多才事親孝居喪盡禮誅楊駿之際繇屯雲龍

門兼統諸軍以功拜右衛將軍領射聲校尉進封郡王

邑二萬戶加侍中兼典軍大將軍領右衛如故遷尚書

右僕射加散騎常侍是日誅賞三百餘人皆自繇出東

夷校尉文倣父欽爲繇外祖苗葛誕所殺繇慮倣爲舅

家之患是日亦以非罪誅倣

武惠二帝紀作文淑扶風王駿傳作倣魏志諸葛誕

傳注晉諸公贊曰倣後爲將軍破涼州虜名聞天下大康中爲東夷校尉假節當之職入辭武帝見而惡之託以他事免倣官東安公繇諸葛誕外孫繇兄澹屢構繇欲殺倣因誅楊駿詎倣謀逆遂夷三族

於汝南王亮亮不納至是以繇專行誅賞澹因隙譖之

亮惑其說遂免繇官以公就第坐有悖言廢徙帶方永

康初徵繇復封

晉書校文三曰繇復封據惠帝紀在永嘉元年九月此康字係宣之譌

宗正卿遷尙書轉左僕射惠帝之討成都王穎時繇遭

母喪在鄴勸穎解兵而降及王師敗績穎怨繇乃害之

後立琅邪王覲子長樂亭侯渾爲東安王以奉繇祀尋

薨國除

淮陵元王淮字思冲初封廣陵公食邑二千九百戶歷左將軍散騎常侍趙王倫之篡也三王起義淮與左衛將軍王輿攻殺孫秀因而廢倫以功進封淮陵王入爲尚書加侍中轉宗正光祿大夫薨子貞王融立薨無子安帝時立武陵威王孫蘊爲淮陵王以奉元王之祀位至散騎常侍薨無子以臨川王寶子安之爲嗣宋受禪國除

清惠亭侯京

清惠亭侯京字子佐魏末以公子賜爵年二十四薨追

贈射聲校尉以文帝子機字太立爲嗣泰始元年封燕

王

武帝紀作封皇帝幾爲燕王案幾爲機之謬

邑六千六百六十三戶機之

國咸宜初徵爲步兵校尉以漁陽郡益其國加侍中之服拜青州都督鎮東將軍假節以北平上谷廣寧郡一

萬三百三十七戶增燕國爲二萬戶薨無子齊王囧表

以子幾嗣

案文帝九男齊獻王攸燕王機均武帝之皇弟同於泰始元年受封燕王機嗣清惠亭侯

薨後無子當以其兄齊王攸之子爲嗣不當以其姪囧之子爲嗣且攸與囧本傳其子均無名幾者尤不得父子二人一名機一名幾也此傳譌謬太甚殊爲失攸後囧敗國除

扶風王駿

周家祿校勘記曰宜作扶風武王駿下宜補子暢款目

扶風武王駿字子臧

文選爲范始興作求立太宰碑表注臧榮緒晉書曰扶風王駿字子

臧宣帝第七子也世說德行篇幼聰惠年五六歲能書

注引虞預晉書誤作十七子

疏書鈔七十七王隱晉書扶風王傳曰駿少好學能著文

論又五十八及御覽二百二十四引晉諸公贊書疏

作書數世說德行篇注諷誦經籍見者奇之及長清貞

虞預晉書日好學至孝

守道宗室之中最爲雋望魏景初中封平陽亭侯齊王

芳立駿年八歲爲散騎常侍侍講焉

御覽二百四十八

王年八歲聰明善詩賦中表奇之魏烈祖以爲齊王芳

文學周家祿校勘記日上巳云及長清貞守道不應侍

講之年復是入歲尋遷步兵屯騎校尉

晉諸公贊作十

當是十八之誤

二遷步

兵校尉

常侍如故進爵鄉侯出爲平南將軍假節都督

淮北諸軍事改封平壽侯轉安東將軍咸熙初徙封東

牟侯轉安東大將軍鎮許昌武帝踐阼進封汝陰王邑

萬戶都督豫州諸軍事吳將丁奉寇芍陂駿督諸軍距退之遷使持節都督揚州諸軍事代石苞鎮壽春尋復都督豫州還鎮許昌遷鎮西大將軍使持節都督雍涼

等州諸軍事代汝南王亮鎮關中

蜀志諸葛亮傳注蜀記曰晉初扶風王駿

鎮關中司馬高平劉寶長史樊陽桓隰諸官屬士大夫共論諸葛亮于時談者多譏亮託身非所勞困蜀民力小謀大不能度量金城郭沖以爲亮權智英略有踰管晏功業未濟論者惑焉條亮五事隱沒不聞於世者寶等亦不能復難扶風王慨然善沖之言周家祿校勘記曰時亮尙未徙封汝南當稱扶風王亮按稱扶風王嫌與本文相溷或加袞冕侍中之服駿善撫御有威記者改稱以別之也

世說德行篇注晉諸公贊曰爲政最美

勸督農桑與士卒分役己及寮

佐并將帥兵士等人限田十畝具以表聞詔遣普下州



縣使各務農事咸寧初羌虜樹機能等叛

讀史舉正曰案樹機能泰

始六年已叛不至咸寧初

遣眾討之斬三千餘級進位征西大將軍

開府辟召儀同三司持節都督如故又詔駿遣七千人

代涼州守兵樹機能侯彈勃等欲先劫仙兵

勞格校勘記曰仙字

恐誤駿命平虜護軍文倣督涼秦雍諸軍各進屯以威之

機能乃遣所領二十部及彈勃面縛軍門各遣入質子

安定北地金城諸胡吉軻羅侯金多及北虜熱

元作罔執

等二十萬口又來降其年入朝

書鈔五十六晉諸公贊曰扶風王入朝恆不遷

世祖以至親晚乃敘用惠帝卽位爲光祿大夫秩比三司開府辟士劍履上殿入朝不趨案本傳於惠帝時官

秩失載徒封扶風王以氏戶在國界者增封給羽葆鼓吹

太康初進拜驃騎將軍開府持節都督如故駿有孝行  
母伏太妃隨兄亮在官駿常涕泣思慕若聞有疾輒憂  
懼不食或時委官定省少好學能著論與荀顛論仁孝  
先後文有可稱及齊王攸出鎮駿表諫懇切以帝不從  
遂發病薨勞格校勘記曰案齊王出鎮事在太康三年駿薨於七年九月傳誤追贈大司  
馬加侍中假黃鉞西土聞其薨也泣者盈路百姓爲之  
樹碑長老見碑無不下拜其遺愛如此文選爲范始興作求立太宰碑  
表注臧榮緒晉書曰民立樹碑讚述德範長老見碑無不拜之書鈔三十五王隱晉書曰扶風王駿西土樹碑者皆拜又一百二晉諸公贊曰司馬駿鎮西戎旣葬每見碑贊無不悲泣有子十人暢啟最  
知名

暢字立舒改封順陽王

寰宇記一百四十五日按穀城縣圖經云晉咸寧中封扶風王

子暢爲順陽王城內有順陽碑

拜給事中屯騎校尉游擊將軍永嘉末

劉聰入洛不知所終

新野莊王歆字弘舒武王薨後兄暢推恩請分國封歆

太康中詔封新野縣公

水經洧水注曰晉咸寧二年封大司馬扶風武王子歆爲新

野郡公割南陽五屬棘陽蔡陽穰郡山都封焉案地理志棘陽蔡陽穰郡皆屬義陽山都屬襄陽均不屬南陽

蓋地志以太康三年爲斷此以三年前舊隸之郡言之

本紀武王薨於太康七年故封新野在太康十年十月

此傳上文言武王薨後兄暢推恩請分國封歆是屬注

作咸寧二年者誤也新野郡立於惠帝永寧元年亦當

從傳作縣公 邑千八百戶儀比縣王歆雖少貴而謹

身履道母戚太妃薨居喪過禮以孝聞拜散騎常侍趙

王倫篡位以爲南中郎將齊王罔舉義兵移檄天下歆  
未知所從嬖人王綏曰趙親而疆齊疎而弱公宜從趙  
參軍孫洵大言於衆曰趙王凶逆天下當共討之大義  
滅親古之明典歆從之乃使洵詣罔迎執其手曰使  
我得成大節者新野公也罔入洛歆躬貫甲冑率所領  
導罔以勳進封新野郡王案惠帝紀永寧元年三月稱  
新野公次年太平元年十二  
月稱新野王雖史無進封明文當在此兩年之間邑二萬戶遷使持節都督荆  
州諸軍事鎮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歆將之鎮與罔  
同乘謁陵因說罔曰成都至親同建大勳今宜留之與  
輔政若不能爾當奪其兵權罔不從俄而罔敗歆懼自

結於成都王穎歆爲政嚴刻蠻夷並怨及張昌作亂於江夏歆表請討之時長沙王乂執政與成都王穎有隙疑歆與穎連謀不聽歆出兵昌衆日盛時孫洵爲從事中郎謂歆曰古人有言一日縱敵數世之患公荷藩屏之任居推轂之重拜表輒行有何不可而使姦凶滋蔓禍釁不測豈維翰王室鎮靜方夏之謂乎歆將出軍王綏又曰昌等小賊偏裨自足制之不煩違帝命親矢石也乃止昌至樊城歆出距之衆潰爲昌所害

讀史方輿紀要七十

九日樊城在襄陽府城北漢江上與襄陽城隔江對峙志以爲卽周仲山甫所封樊國也

追贈驃騎

將軍無子以兄子劭爲後永嘉末沒於石勒

梁王彤

周家祿校勘記曰  
宜作梁孝王彤

梁孝王彤字子微

書鈔一百四十一引  
王隱晉書作字子微

清修恭慎無他

才能以公子封平樂亭侯及五等建改封開平子武帝

踐阼封梁王邑五千三百五十八戶及之國遷北中郎

將督鄴城守事時諸王自選官屬

書鈔六十四王隱晉  
書梁王傳曰彤爲驃

騎將軍置左右長史司馬高選佐史又七十晉中興  
書梁王傳曰高選參佐案彤爲驃騎將軍本傳失載彤

以汝陰上計吏張蕃爲中大夫蕃素無行本名雄妻劉

氏解音樂爲曹爽教伎蕃又往來何晏所而恣爲姦淫

晏誅徙河間乃變名自結於彤爲有司所奏詔削一縣

咸寧中復以陳國汝南南頓增封爲次國太康中代孔

洵監豫州軍事加平東將軍鎮許昌頃之又以本官代

下邳王晃監青州軍事進號安東將軍元康初轉征

西將軍代秦王東都督關中軍事領護西戎校尉勞格校勩

紀日本紀元康元年四月癸亥以征東將軍梁王彤為征西大將軍都督關西諸軍事則彤嘗自安東進號征

東加侍中進督梁州尋徵為衛將軍錄尚書事行太子

太保給千兵百騎久之復為征西大將軍代趙王倫鎮

關中都督涼雍諸軍事案惠帝紀作雍梁書鈔一百三十九一百四十一引王隱晉書

涼雍均作梁雍是本傳涼誤也置左右長史司馬又領西戎校尉屯好

時督建威將軍周處振威將軍盧播等伐氐賊齊萬年

於六陌彤與處有隙促令進軍而絕其後播又不救之

故處見害朝廷尤之尋徵拜大將軍尚書令領軍將軍

錄尚書事

惜抱軒筆記曰此文蓋誤多大將軍尚書令六字大將軍最尊不常置彤以過徵豈遽有

此顯授且旣爲大將軍卽不爲領軍旣爲尚書令亦不爲錄矣彤嘗大會謂參軍王銓

曰我從兄爲尚書令不能啖大鸞

惜抱軒筆記曰此乃是彤在關中時事所

謂從兄必下邳王晃也而傳敘於爲領軍後亦誤

大鸞故難銓曰公在此獨嚼

尙難矣彤曰長史大鸞爲誰曰盧播是也彤曰是家吏

隱之耳銓曰天下咸是家吏便恐王法不可復行彤又

曰我在長安作何等不善因指單衣補幘以爲清銓荅

曰朝野望公舉薦賢才使不仁者遠而位居公輔以衣

補幘以此爲清無足稱也

書鈔一百三十九引王隱晉書作彤蔬食補車幘以爲清



御覽六百九十一王隱晉書曰梁孝王彤將單衣補車  
德以爲清參軍王銓曰晏嬰大官稱清者以爲御食七  
百家也公無此費宜  
美衣服使內外相稱 彤有慙色永康初共趙王倫廢賈

后詔以彤爲太宰守尙書令增封二萬戶趙王倫輔政  
有星變占曰不利上相孫秀懼倫受災乃省司徒爲丞

相以授彤猥加崇進欲以應之或曰彤無權不益也彤

固讓不受及倫篡位以彤爲阿衡給武賁百人御覽七

三晉公卿禮秩曰梁王彤乘  
車入殿依漢田千秋故事 軒懸之樂十人倫滅詔以

彤爲太宰領司徒又代高密王泰爲宗師永康二年薨

葬依汝南文成王亮故事水經睢水注曰睢陽城內東  
西道北有晉梁王妃王氏陵

表並列二碑碑云妃諱粲字女儀東萊曲城人也齊北  
海府君之孫司空東武景侯之季女滕璵獻咸熙元年

嬪于司馬氏泰始二年妃于國太康五年薨營陵于新  
蒙之賊好有太康九年立碑東卽梁王之吹臺也案永  
康無二年當是永嘉之謫彤之薨年距其妃之薨已二  
十年未知曾合葬否史無可攷諸史考異曰按惠帝紀  
太安元年五月乙酉太宰領司徒梁王彤薨  
是年十二月大赦改元五月尙是永嘉二年博士陳留

蔡克議謚曰彤位爲宰相責深任重屬尊親近且爲宗  
師朝所仰望下所具瞻而臨大節無不可奪之志當危  
事不能舍生取義愍懷之廢不聞一言之諫淮南之難  
不能因勢輔義趙王倫篡逆不能引身去朝宋有蕩氏  
之亂華元自以不能居官曰君臣之訓我所司也公室  
卑而不正吾罪大矣夫以區區之宋猶有不素餐之臣  
而況帝王之朝而有苟容之相此而不貶法將何施謹

案謚法不勤成名曰靈彤見義不爲不可謂勤宜謚曰  
靈梁國常侍孫霖及彤親黨稱枉臺乃下符曰賈氏專  
權趙王倫篡逆皆力制朝野彤勢不得去而責其不能  
引身去朝義何所據克重議曰彤爲宗臣而國亂不能  
匡主顯不能扶非所以爲相故春秋譏華元樂舉謂之  
不臣且賈氏之酷烈不甚於呂后而王陵猶得杜門趙  
王倫之無道不甚於殷紂而微子猶得去之近者太尉  
陳準異姓之人加弟微有射鉤之隙勞格校勘記曰微  
當作微卽淮南王  
允傳中之太子左衛率陳微也亦得託疾辭位不涉僞朝何至於彤親  
倫之兄而獨不得去乎趙盾入諫不從出亡不遠猶不

免於責況彤不能去位北面事僞主乎宜如前議加其  
貶責以廣爲臣之節明事君之道於是朝廷從克議彤  
故吏復追訴不已故改焉無子以武陵王澹子禧爲後  
是爲懷王拜征虜將軍與澹俱沒於石勒元帝時以西  
陽王羨子曄爲彤嗣早薨是爲殤王至是懷王子翹自  
石氏歸國得立是爲聲王官至散騎常侍薨無子詔以  
武陵威王子璿爲翹嗣歷永安太僕與父晞俱廢徙新  
安薨太元中復國子穌立薨子珍之立世說豪爽篇注續晉陽秋曰梁  
王珍之桓玄篡位國臣孔璞奉珍之奔于壽陽元四王傳璞作  
字景度樸世說豪爽篇注義熙初乃歸累遷左衛將軍太常  
中興書壽陽作尋陽

卿劉裕伐姚泓請爲諮議參軍爲裕所害國除

世說豪爽篇曰

桓玄西下入石頭外白司馬梁王奔叛注引中興書云以罪誅案珍之蓋以桓玄篡逆故爾背叛稱之爲司馬梁王此桓氏之言也本傳謂爲裕所害似在玄敗之後疑桓玄時珍之未死至劉裕時猶得爲參軍耳

### 文六王

文帝九男文明王皇后生武帝齊獻王攸城陽哀王兆  
遼東悼惠王定國廣漢殤王廣德其樂安平王鑒燕王  
機皇子永祚樂平王延祚不知母氏燕王機繼清惠亭  
侯別有傳永祚早亡無傳

齊王攸

周家祿校勘記曰當作齊獻王攸下宜補子蕤贊寔日

齊獻王攸字大猷

世說品藻篇注晉陽秋曰齊王攸文帝第二子御覽四百十二臧榮緒晉

書曰齊獻王攸字

少而岐嶷

書鈔六十一王隱晉書曰少以英奇見稱

及長

清和平允親賢好施

世說品藻篇注晉陽秋曰孝敬忠肅清和平允親賢下士仁惠好施

愛經籍能屬文

書鈔七十一王隱晉書齊王傳曰好學不倦又引王書尤好學文爲成其上也

善尺牘爲世所楷才望出武帝之右宣帝每器之景帝

無子命攸爲嗣從征王淩封長樂亭侯及景帝崩攸年

十歲哀動左右大見稱歎襲封武陽侯奉景獻羊后於

別第事后以孝聞復厯散騎常侍

書鈔五十八晉諸公贊曰任愷王俊齊王

攸皆爲魏員外散騎常侍于時公族務在閑任故置外位

步兵校尉時年十八綏撫

營部甚有威惠

書鈔六十一王隱晉書曰時年十八五初受戒任職虔恭法憲綏禦有方

等建改封安昌侯遷衛將軍居文帝喪哀毀過禮杖而

後起左右以稻米乾飯雜理中丸進之攸泣而不受書

七十王隱晉書齊王傳曰文帝崩齊王攸過禮上以攸至孝御覽四百十二臧榮緒晉書曰太后崩執喪過哀動必盡禮左右或以稻米干乾理中丸以進王對之涕泣不食終三年杖然後起人有犯諱者常悲不自勝案臧書作太后崩與本傳及王書均異張仲景傷寒論有理中圓方圓與丸通蓋漢人本作圓字也唐孫思邈千金翼方亦作理中丸惟一書之中圓丸並見太后自往勉喻曰若萬一加以

他疾將復如何宜遠慮深計不可專守一志常遣人逼進飲食司馬嵇喜又諫曰毀不滅性聖人之教且大王地卽密親任惟元輔匹夫猶惜其命以爲祖宗況荷天下之大業輔帝室之重任而可盡無極之哀與顏閔爭孝不可令賢人笑愚人幸也喜躬自進食攸不得已爲

之強飯喜退攸謂左右曰稽司馬將令我不忘居喪之

節得存區區之身耳武帝踐阼封齊王

書鈔七十一王隱晉書武帝紀曰

太康三年詔曰齊王攸當出統方岳撫其國家增封濟郡備物典策

時朝廷草創而攸總

統軍事撫定內外莫不景附焉詔議藩王令自選國內長吏攸奏議曰昔聖王封建萬國以親諸侯軌跡相承莫之能改誠以君不世居則人心偷幸人無常主則風俗僞薄是以先帝深覽經遠之統思復先哲之軌分土畫疆建爵五等或以進德或以酬功伏惟陛下應期創業樹建親戚聽使藩國自除長吏而今草創制度初立雖庸蜀順軌吳猶未賓宜俟清泰乃議復古之制書比



三上輒報不許

書鈔七十晉中興書齊王攸傳曰其後攸奏諸選宜由天臺書三上不報

國相上長吏缺典書令請求差選

書鈔七十一晉起居注曰太康二年齊王

攸典合咨選國內長吏官人之事

攸下令曰忝受恩禮不稱惟憂至於

官人敘才皆朝廷之事非國所宜裁也其令自上請之

時王家人衣食皆出御府攸表租秩足以自供求絕之

書鈔七十王隱晉書齊王傳曰攸自受國租秩表求絕御府常賜

前後十餘上帝又不

許攸雖未之國文武官屬下至士卒分租賦以給之疾

病死喪賜與之

書鈔七十王隱晉書齊王傳曰攸國文武下至士卒法令不食廩賜者以租秩

賦與之初學記十引王書作皆以秩賦與疾病死亡者

而時有水旱國內百姓則

加振貸須豐年乃責十減其二

類聚四十五王隱晉書曰時有水旱則出租秩

加賦以賑國人初學記十引王書日出租稅國內賴之

加十二賦以賑國人須豐年乃收入木直

書鈔七十王隱晉書齊王傳曰倣在國仁化洽物義利結於民心遷驃騎將軍開府辟

召禮同三司書鈔七十引王隱晉書齊王傳作妙辟名士降身虛己待物以

信常歎公府不案吏然以董御戎政復有威克之宜乃

下教曰夫先王馭世明罰勅法鞭朴作教以正逋慢且

唐虞之朝猶須督責前欲撰次其事使粗有常懼煩簡

之宜未審其要故令劉程二君詳定然思惟之鄭鑄刑

書叔向不違范宣議制仲尼譏之令皆如舊無所增損

其常節度所不及者隨事處決諸吏各竭乃心思同在

公古人之節如有所闕以賴股肱匡救元作之規庶以

免負於是內外祇肅時驃騎當罷營兵兵士數千人戀  
攸恩德不肯去遮京兆主言之帝乃還攸兵攸每朝政  
大議悉心陳之詔以比年饑僅議所節省攸奏議曰臣  
聞先王之教莫不先正其本務農重本國之大綱當今  
方隅清穆武夫釋甲廣分休假以就農業然守相不能  
勤心恤公以盡地利昔漢宣歎曰與朕理天下者惟良  
二千石乎勤加賞罰黜陟幽明于時翕然用多名守計  
今地有餘羨而不農者眾加附業之人復有虛假通天  
下之謀則飢者必不少矣今宜嚴勅州郡檢諸虛詐害  
農之事督實南畝上下同奉所務則天下之穀可復古

政豈忠於暫一水旱便憂飢餒哉考績黜陟畢使嚴明  
畏威懷惠莫不自厲又都邑之內游食滋多巧伎末業  
服飾奢麗富人兼美猶有魏之遺弊染化日淺靡財害  
穀動復萬計宜申明舊法必禁絕之使去奢卽儉不奪  
農時畢力稼穡以實倉廩則榮辱禮節由之而生興化  
反本於茲爲盛轉鎮軍大將軍加侍中羽葆鼓吹行太  
子少傅數年授太子太傅獻箴於太子書鈔七十王隱  
晉書齊王傳曰  
太子初立因爲  
箴文明太后也日伊昔上皇建國立君仰觀天文俯察  
地理創業恢道以安人承祀祚延統重故援立太子尊  
以弘道固以貳己儲德旣立邦有所恃夫親仁者功成

通倭者國傾故保相之材必擇賢明昔在周成旦奭作  
傅外以明德自輔內以親親立固德以義濟親則自然  
羸廢公族其崩如山劉建子弟漢祚永傳楚以無極作  
亂宋以伊戾興難張禹倭給卒危強漢輔弼不忠禍及  
乃躬匪徒乃躬乃喪乃邦無日父子不閒昔有江充無  
日至親匪貳或容潘崇諛言亂真譖潤離親驪姬之讒  
晉侯疑申固親以道勿固以恩修身以敬勿託以尊自  
損者有餘自益者彌昏庶事不可以不恤大本不可以  
不敦見亡戒危親安思存冢子司義敢告在闡世以爲  
工咸寧二年代賈充爲司空侍中太傅如故初攸特爲

文帝所寵愛每見攸輒撫牀呼其小字曰此桃符座也  
幾爲太子者數矣及帝寢疾慮攸不安爲武帝敘漢淮  
南王魏陳思故事而泣臨崩執攸手以授帝先是太后  
有疾旣瘳帝與攸奉觴上壽攸以太后前疾危篤因獻

歛流涕帝有愧焉攸嘗侍帝疾恆有憂戚之容時人以

此稱歎之

世說品藻篇注晉陽秋曰帝有疾攸及皇太子入問訊朝士皆屬目於攸而不在太子

及太后臨崩亦流涕謂帝曰桃符性急而汝爲兄不慈  
我若遂不起恐必不能相容以是屬汝勿忘我言及帝  
晚年諸子並弱而太子不令朝臣內外皆屬意於攸中  
書監荀勗侍中馮紘皆諂諛自進攸素疾之

世說品藻篇注引晉

陽秋作攸惡勛之佞勛等以朝望在攸恐其爲嗣禍必及已乃從

容言於帝曰陛下萬歲之後太子不得立也帝曰何故

勛曰百僚內外皆歸心於齊王

世說品藻篇注晉陽秋曰曰攸甚得衆心朝賢

附景太子焉得立乎陛下試詔齊王之國必舉朝以爲不

可則臣言有徵矣統又言曰陛下遣諸侯之國成五等之制者宜先從親始親莫若齊王帝旣信勛言又納統說太康三年乃下詔曰古者九命作伯或入毗朝政或出御方嶽周之呂望五侯九伯實得征之侍中司空齊王攸明德清暢忠允篤誠以母弟之親受台輔之任佐命立勳劬勞王室宜登顯位以稱具瞻其以爲大司馬

都督青州諸軍事侍中如故

類聚四十五引王隱晉書作加都督青州增封濟南

郡假節將本營千人親騎帳下司馬大車皆如舊

書鈔一百

三十九朱鳳晉書曰咸寧中詔賜齊王攸之朝車

設旗案此事不見本書今附注於太康三年之下

吹一部官騎滿二十人置騎司馬五人餘主者詳案舊

制施行攸不悅主簿丁頤曰昔太公封齊猶表東海桓

公九合以長五伯況殿下誕德欽明恢弼大藩穆然東

軫莫不得所何必絳闕乃弘帝載攸曰吾無匡時之用

卿言何多明年策攸日於戲惟命不于常天既遷有魏

之祚我有晉既受順天明命光建羣后越造王國于東

土錫茲青社用藩翼我邦家茂哉無怠以永保宗廟又



詔下太常議崇錫之物以濟南郡益齊國又以攸子寔

爲北海王於是備物典策設軒懸之樂六佾之舞黃鉞

朝車乘輿之副從焉

類聚四十五引王隱  
晉書黃鉞作金鉞

攸知勛統構

己憤怨發疾乞守先后陵不許帝遣御醫診視諸醫希

旨皆言無疾疾轉篤猶催上道攸自強入辭

御覽七百  
五十九晉

大康起居注日齊王出藩詔賜榼樽標杯盤各有差又

七百七十四晉大康起居注日齊王歸藩詔賜衣香輦

一乘又七百七十五晉大康起居注素持容儀疾雖困

日齊王出鎮詔贈青油雲母轝車  
尙自整厲舉止如常帝益疑無疾辭出信宿歐血而薨

時年三十六帝哭之慟馮統侍側日齊王名過其實而  
天下歸之今自薨隕社稷之福也陛下何哀之過帝收

淚而止

案此數語亦見統傳畧有異同世說品藻篇注晉陽秋日帝乃止劉毅聞之故終身稱疾焉

詔喪禮依安平王孚故事廟設軒懸之樂配饗太廟子

罔立別有傳攸以禮自拘鮮有過事就人借書必手刊

其謬然後反之

御覽六百十九王隱晉書日齊王攸借人書皆治護時以還之

加以至

性過人有觸其諱者輒泣然流涕雖武帝亦敬憚之每

引之同處必擇言而後發三子蕤贊寔

十七史商榷四十八日上文子

罔立別有傳六字宜刪此宜改云四子蕤罔贊寔罔嗣立別有傳案下文廣漢王廣德傳云齊王攸以第五子

贊紹封薨攸更以第二子寔嗣廣德是攸不止四子且贊爲第五子寔爲第二子此亦誤倒

蕤字景回出繼遼東王定國太康初徙封東萊王元康

中歷步兵屯騎校尉蕤性强暴使酒數陵侮弟罔罔以

兄故容之罔起義兵趙王倫收蕤及弟北海王寔繫廷尉當誅倫太子中庶子祖納上疏諫曰罪不相及惡止其身此先哲之弘謨百王之達制也是故鯀旣殛禹乃嗣興二叔誅放而邢衛無責逮乎戰國及至秦漢明恕之道寢猜嫌之情用乃立質任以御眾設從罪以發姦其所由來蓋三代之弊法耳蕤寔獻王之子明德之胤宜蒙特宥以全穆親之典會孫秀死蕤等悉得免罔擁眾入洛蕤於路迎之罔不卽見須符付前頓蕤恚曰吾坐爾殆死曾無友于之情及罔輔政詔以蕤爲散騎常侍加大將軍領後軍侍中特進增邑滿二萬戶又從

罔求開府罔曰武帝子吳豫章尙未開府宜且須後黈  
以是益怨密表罔專權與左衛將軍王與謀共廢罔事  
覺免爲庶人尋詔曰大司馬以經識明斷高謀遠略猥  
率同盟安復社稷自書契所載周召之美未足比勳故  
授公上宰東萊王黈潛懷忌妬包藏禍心與王與密謀  
圖欲譖害收輿之日黈與青衣共載微服奔走經宿乃  
還姦凶赫然妖惑外內又前表罔所言深重雖管蔡失  
道牙慶亂宗不復過也春秋之典大義滅親其徙黈上  
庸後封微陽侯永宣初上庸內史陳鍾承罔旨害黈

晉書

校文二日黈免爲庶人據惠帝紀卽永宣初事

則此處不得復云永宣初也疑當作大安初

罔死詔

誅鍾復黜封改葬以王禮

贊字景期繼廣漢殤王廣德後年六歲太康元年薨諡  
沖王

寔字景深初爲長樂亭侯攸以贊薨又以寔繼廣漢殤  
王後改封北海王永寧初爲平東將軍假節加散騎常  
侍代齊王罔鎮許昌尋進安南將軍都督豫州軍事增  
邑滿二萬戶未發留爲侍中上軍將軍給千兵百騎

城陽王兆

周家祿校勘記曰  
宜作城陽哀王兆

城陽哀王兆字千秋年十歲而天武帝踐阼詔曰亡弟  
千秋少聰慧有夙成之質不幸早亡先帝先后特所哀

愍先后欲紹立其後而竟未遂每追遺意情懷感傷其  
以皇子景度爲千秋後雖非典禮亦近世之所行且以  
述先后本旨也於是追加兆封諡景度以泰始六年薨  
復以第五子憲繼哀王後薨復以第六子祗爲東海王  
繼哀王後薨咸寧初又封第十三子遐爲清河王以繼  
兆後

遼東王定國

周家祿校勘記日宜  
作遼東悼惠王定國

遼東悼惠王定國年三歲薨咸寧初追加封諡齊王攸  
以長子蕤爲嗣蕤薨

案蕤爲陳鍾所  
害不得云薨

子遵嗣

廣漢王廣德

周家祿校勘記日宜  
作廣漢殤王廣德

廣漢殤王廣德年二歲薨咸寧初追加封謚齊王攸以

第五子贊紹封

御覽一百九十九引晉百官名作贊為廣陵王紹弟廣德後案廣陵與本傳廣

漢

異 薨攸更以第二子寔嗣廣德

樂安王鑒

周家祿校勘記曰宜作樂安平王鑒

樂安平王鑒字大明初封臨泗亭侯武帝踐阼封樂安

王帝為鑒及燕王機高選師友下詔曰樂安王鑒燕王

機並以長大宜得輔導師友取明經儒學有行義節儉

使足嚴憚昔韓起與田蘇遊而好善宜必得其人泰始

中拜越騎校尉咸寧初以齊之梁鄒益封

勞格校勘記曰地理志脫

梁因之國服侍中之服元康初徵為散騎常侍上軍大

字

將軍領射聲校尉尋遷使持節都督豫州軍事安南將軍代清河王遐鎮許昌以疾不行七年薨子殤王籍立薨無子齊王冏以子冰紹鑒後以濟陰萬一千二百一十九戶改爲廣陽國立冰爲廣陽王

晉書校文二三日惠帝紀永嘉元年十

二月封齊王子冰爲樂安王冏傳同皆不作廣陽

冏敗廢

### 樂平王延祚

樂平王延祚字大思少有篤疾不任封爵太康初詔曰弟祚早孤無識情所哀愍幼得篤疾日冀其差今遂廢痼無復後望意甚傷之其封爲樂平王使有名號以慰吾心尋薨無子



史臣日平原性理不恆世莫之測及其處亂離之際屬  
交爭之秋而能遠害全身享茲介福其愚不可及已瓊  
邪武功旣暢飾之以溫恭扶風文教克宣加之以孝行  
抑宗室之可稱者也齊王以兩獻之親引二南之化道  
光雅俗望重台衡百辟具瞻萬方屬意旣而地疑致逼  
文雅見疵統助陳蔓草之邪謀武皇深翼子之滯愛遂  
乃褫龍章於袞職徙侯服於下藩未及戒塗終於憤恚  
惜哉若使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奉綴衣之命膺負圖之  
託光輔嗣君允釐邦政求諸冥兆或廢興之有期徵之  
人事庶勝殘之可及何八王之敢力爭五胡之能競逐

哉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攸實有之讒人罔極交亂  
四國其苟馮之謂也

贊日文宣孫子或賢或鄙扶風遺愛琅邪克己澹詣凶  
魁彤參鬱始榦雖靜退性乖恆理彼美齊獻卓爾不羣  
自家刑國緯武經文本摧於秀蘭燒以薰

晉書  
卷八  
注二十八

晉書斟注卷三十九

錢塘吳士鑑

同注

烏程劉承幹

列傳第九

王沈 子浚

王沈字處道太原晉陽人也祖柔漢匈奴中郎將父機

魏東郡太守

通典一百二曰按李夫人沈祖母東郡君沈父又引沈祭先考東郡君文曰孝子沈

敢昭告烈考東郡君沈亡母郭氏

沈少孤養於從叔司徒昶事昶如父

奉繼母寡嫂以孝義稱好書善屬文大將軍曹爽辟爲

掾累遷中書門下侍郎及爽誅以故吏免後起爲治書

侍御史轉祕書監正元中遷散騎常侍侍中典著作與

荀顛阮籍共撰魏書多為時諱未若陳壽之實錄也隋志

正史類曰王沈魏書四十八卷御覽二百三十三王隱

晉書曰王沈著魏書多為時諱而善敘事史通曲筆篇

曰王沈魏錄濫述貶甄之銘書事篇曰王沈孫盛之伍

論王業則黨悖逆而誣忠義敘國家則抑正順而褒篡

奪述風俗則矜夷狄而陋華夏又外篇曰魏史黃初太

和中始命衛覬繆襲草創紀傳又命韋謏應璩王沈阮

籍孫該傅元等復共撰定其後王沈獨就其業勒成四

十卷宋書五行志曰王沈魏書志篇闕凡厥災異但編

帝紀而已律志曰自楊偉改創景初而魏書闕志章宗

源隋書經籍志攷證曰水經渠水遼水淮水注並引魏

書國志潁水注復題魏書郡國志疑時魏高貴鄉公好

沈書固有志篇特闕五行律厓也

學有文才引沈及裴秀數於東堂講讌屬文號沈為文

籍先生秀為儒林丈人

魏志三少帝紀注晉諸公贊曰  
帝常與中護軍司馬望侍中王

沈敬驍常侍裴秀黃門侍郎鍾會等講宴於東堂并屬  
文論名秀爲儒林丈人沈爲文籍先生會望亦各有名  
號及高貴鄉公將攻文帝召沈及王業告之沈業馳白

帝以功封安平侯邑二千戶沈既不忠於主甚爲眾論  
所非尋遷尙書出監豫州諸軍事奮武將軍豫州刺史  
至鎮乃下教曰自古賢聖樂聞誹謗之言聽輿人之論  
芻蕘有可錄之事負薪有廊廟之語故也自至鎮日未  
聞逆耳之言豈未明虛心故令言者有疑其宣下屬城  
及士庶若能舉遺逸於林藪黜姦佞於州國  
書鈔七十二引王隱  
晉書作陳長吏之可否說百姓之所患興利除害損益  
昭然者給穀五百斛若達一至之言說刺史得失朝政

寬猛令剛柔得適者給穀千斛謂余不信明如皎日主簿陳廡褚碧曰奉省教旨伏用感歎勞謙日昃思聞苦言愚謂上之所好下無不應而近未有極諫之辭遠無傳言之箴者誠得失之事將未有也今使教命班下示以賞勸將恐拘介之士或憚賞而不言貪賕之人將慕利而妄舉苟不合宜賞不虛行則遠聽者未知當否之所在徒見言之不用謂設有而不行愚以告下之事可小須後沈又教曰夫德薄而位厚功輕而祿重貪夫之所徇高士之所不處也若陳至言於刺史興益於本州達幽隱之賢去祝鮀之佞立德於上受分於下斯乃君

子之操何不言之有直言至理忠

宋本無忠字

也惠加一州

仁也功成辭賞廉也兼斯而行仁智之事何故懷其道而迷其國哉褚詵復白曰堯舜周公所以能致忠諫者以其款誠之心著也冰炭不言而冷熱之質自明者以其有實也若好忠直如冰炭之自然則諂諂之臣將濟濟而盈庭逆耳之言不求而自至若德不足以配唐虞明不足以竝周公實不可以同冰炭雖懸重賞忠諫之言未可致也昔魏絳由和戎之功蒙女樂之賜管仲有興齊之勳而加上卿之禮功勳明著然後賞勸隨之未聞張重賞以待諫臣懸穀帛以求盡言也沈無以奪之



遂從碧議沈探尋善政案賈逵以來法制禁令諸所施行擇善者而從之又教曰後生不聞先王之教而望政道日興不可得也文武並用長久之道也俗化陵遲不可不革革俗之要實在敦學昔原伯魯不悅學閔馬父知其必亡將吏子弟優閑家門若不教之必致遊戲傷毀風俗矣於是九郡之士咸悅道教

書鈔七十二王隱晉書曰別駕主簿

奉行九郡施行移風易俗遷征虜將軍持節都督江北諸軍事

五等初建封博陵侯班在次國平蜀之役吳人大出聲

為救蜀振蕩邊境沈鎮御有方寇聞而退轉鎮南將軍

武帝即王位拜御史大夫守尚書令

勞格校勘記曰案是時裴秀為尚書

令傳疑  
有誤

加給事中沈以才望顯名當世是以創業之事

羊祜荀勗裴秀賈充等皆與沈諮謀焉及帝受禪以佐

命之勳轉驃騎將軍錄尚書事加散騎常侍統城外諸

軍事封博陵郡公固讓不受乃進爵爲縣公邑千八百

戶帝方欲委以萬機泰始二年薨帝素服舉哀賜祕器

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三十萬布百匹葬田一頃御覽五百五十

六晉賜王沈葬錢并地詔曰故驃騎將軍王沈忠允篤

誠執德宏毅外清方夏內熙袞職歷位著稱厥功茂焉

不幸薨殞志業未究今當葬諡曰元明年帝追思沈勳

其賜錢三十萬葬田一頃  
詔曰夫表揚往行所以崇賢垂訓慎終紀遠厚德興教  
也故散騎常侍驃騎將軍博陵元公沈蹈禮居正執心

清粹經綸墳典才識通洽入厯常伯納言之位出榦監  
牧方嶽之任內著謀猷外宣威略建國設官首登公輔  
兼統中朝出納大命實有翼亮佐世之勳其贈沈司空  
公以寵靈既往使沒而不朽又前以翼贊之勳當受郡  
公之封而固辭懇至嘉其讓德不奪其志可以郡公官  
屬送葬沈素清儉不營產業其使所領兵作屋五十間  
子浚嗣後沈夫人荀氏卒將合葬沈棺槨已毀更賜東  
園祕器咸寧中復追封沈爲郡公

浚字彭祖母趙氏婦良家女也貧賤出入沈家遂生浚  
沈初不齒之御覽五百十三虞預晉書曰王渾從子浚  
司空王沈賤嬖也少時不爲親黨所知渾

謂弟深等曰卿等莫輕彭祖此兒平世不滅方州牧伯  
亂世可爲都督三公懷愍之世果爲幽冀都督位至鼎  
輔如渾年十五沈薨無子親戚共立浚爲嗣拜駙馬都  
所說

尉太康初與諸王侯俱就國三年來朝除員外散騎侍

郎書鈔五十八晉諸公贊曰任愷王浚齊王攸皆爲魏  
散騎常侍案浚爲浚之誤傳言浚爲散騎常侍在太

康三年傳暢元康初轉員外常侍遷越騎校尉右軍將

軍出補河內太守以郡公不得爲二千石轉東中郎將

鎮許昌及愍懷太子幽于許昌浚承賈后旨與黃門孫

慮共害太子遷寔北將軍青州刺史尋徙寔朔將軍持

節都督幽州諸軍事勞格校勘記曰案晉無寔北將軍  
軍號考通典晉官名寔朔下有寔

遠將軍寔朔此傳寔北疑是寔遠之誤或以爲  
當作平北者非是又案宋書百官志上寔遠將軍晉江

左置則是時尙無盜遠軍號然考山濤傳云出爲冀州刺史加盜遠將軍在武帝時胡母輔之傳除盜遠將軍揚州刺史在懷帝時則晉中朝已有此官非江左置也沈氏誤于時朝廷昏亂盜賊蠶起浚爲自安之計結好夷狄以女妻鮮卑務勿塵又以一女妻蘇忽延及趙王倫篡位三王起義兵浚擁眾挾兩端遏絕檄書使其境內士庶不得赴義成都王穎欲討之而未暇也倫誅進號安北將軍及河間王顒成都王穎興兵內向害長沙王乂而浚有不平之心穎表請幽州刺史石堪爲右司馬以右司馬和演代堪密使演殺浚并其眾演與烏丸單于審登謀之於是與浚期游薊城南清泉水上薊城內西行有二道演浚各從一道

演與浚欲合鹵簿因而圖之值天暴雨兵器霑溼不果而還單于由是與其種人謀曰演圖殺浚事垂克而天卒雨使不得果是天助浚也違天不祥我不可久與演

同乃以謀告浚浚密嚴兵與單于圍演演持白幡詣浚

降遂斬之

御覽三百五十七王隱晉書曰單于以演謀告浚州府逼近衛枚密嚴夜與單于圍演范

壽銘晉石勒碣跋曰碣文云勒除幽州刺史城隍之都

王遣熒陽太守和演代勒召爲河南尹案成都王穎傳

平北端排將軍王浚監北將軍東嬴公騰殺穎所置幽

州刺史和演又新蔡王騰傳惠帝討成都王穎六年敗

績騰與安北將軍王浚共殺穎所署幽州刺史和演是

知浚傳所稱石堪卽石勒之誤所稱表請幽州刺史石

堪爲右司馬以右司馬和演代堪實則石勒召爲河南

尹和演以熒陽太守往代均非右司馬史之記載錯誤

可據碣文以訂正之也又知和演代石勒爲幽州刺史

後未幾卽被王浚等所殺演爲成都王穎之黨演死而

穎之勢孤自領幽州大營器械召務勿塵率胡晉合二  
遂以覆敗

萬人進軍討穎以主簿祁弘爲前鋒遇穎將石超於平

棘擊敗之

御覽三百三十七晉惠帝起居注曰王浚追石超軍於斥邱超持重不與戰以鹿角爲營

又注一云以鹿角步安立營史記七索浚乘勝遂克鄴

隱晉入王故事曰王浚伐鄴前至梁湛  
城土眾暴掠死者甚多鮮卑大略婦女浚命敢有挾藏

者斬於是沈於易水者八千人黔庶荼毒自此始也浚

還薊聲實益盛東海王越將迎大駕浚遣祁弘率烏丸

突騎爲先驅惠帝旋洛陽轉浚驃騎大將軍

勞格校勘記曰懷紀

於永嘉二年三年兩書安北將軍王浚四年始書驃騎  
將軍王浚爲司空則浚之進驃騎當在永嘉三年以後

矣都督東夷河北諸軍事領幽州刺史以燕國增博陵

之封懷帝卽位以浚爲司空領烏丸校尉務勿塵爲大

單于浚又表封務勿塵遼西郡公其別部大飄滑及其

弟渴末別部大屠瓮等皆爲親晉王段匹碑傳曰匹碑

東海王越征討有功王浚表爲親晉王父務勿塵遣兵助

務勿塵作務目塵成王穎傳渴末誤作羯朱水經獨

漳水注亦作渴末王國維流沙墜簡攷釋補正曰晉守

侍中大都尉奉晉大侯親晉郡善焉者龜茲疏勒于寘

王寫下詔書到案此簡鄯善焉者龜茲疏勒于寘五王

上冠以親晉字前考之未詳今案此稱起於漢中葉後

漢書班勇傳順帝永建元年勇上八滑爲後部親漢侯

魏志鮮卑傳建武中立沙末汗爲親漢王自是魏晉封

拜四裔皆仍其稱魏志明帝紀大和三年大月氏王披

調遣使奉獻以倭女王卑彌呼爲親魏倭王傳景初二

年十二月以倭女王卑彌呼爲親魏倭王傳景初二

有親晉羌王此皆四裔王號上冠以親某字之證案匹

碑傳旣言親晉王又言遼西郡公必無同時而受永嘉

兩封者蓋誤以他人之親晉王亦屬之務勿塵也永嘉



中石勒寇冀州浚遣鮮卑文鴛討勒勒走南陽明年勒

復寇冀州刺史王斌爲勒所害

讀史舉正曰案勒自永嘉二年至四年無歲不

寇冀州然王斌之死本紀在三年十一月隨文鴛之師本紀在四年十月

浚又領冀州詔

進浚爲大司馬加侍中大都督督幽冀諸軍事使者未

及發會洛京傾覆浚大樹威令專征伐

類聚三十八晉諸公贊曰尋洛

陽破浚承制建行臺

遣督護王昌中山太守阮豹等率諸軍及務

勿塵世子疾陸眷并弟文鴛從弟末柸

十六國疆域志曰清河有末柸

城元和志在縣東北五十里十六國春秋鮮卑段末柸自稱遼西公于此築城與石勒相持因名

攻石

勒於襄國勒率眾來距昌逆擊敗之末柸逐北入其壘

門爲勒所獲勒質末柸遣間使求和疾陸眷遂以鎧馬

二百五十匹金銀各一籠照末極結盟而退其後浚布

告天下稱受中詔承制乃以司空荀藩爲太尉光祿大

夫荀組爲司隸大司農華蒼爲太常中書令李紉爲河

南尹

閻鼎傳作李暉

又遣祁弘討勒及於廣宗時大霧弘引軍

就道卒與勒遇爲勒所殺

石勒載記曰王浚使其將祁弘率鮮卑段務塵等十餘萬

騎討勒大敗勒於飛龍山死者萬餘案弘軍蓋先於獲鹿敗勒歸虜虜其後至廣宗復爲勒所殺也段務

塵卽務勿塵

由是劉琨與浚爭冀州琨使宗人劉希還中山

合眾代郡上谷廣寧三郡人皆歸于琨浚患之遂輟討

勒之師而與琨相距浚遣燕相胡矩督護諸軍與疾陸

眷井力攻破希驅略三郡士女出塞琨不復能爭浚還

欲討勒使棗嵩督諸軍屯易水召疾陸眷將與之俱攻襄國浚爲政苛暴將吏又貪殘並廣占山澤引水灌田漬陷冢墓調發殷煩下不堪命多叛入鮮卑從事韓咸切諫浚怒殺之疾陸眷自以前後違命恐浚誅之勒亦遣使厚賂疾陸眷等出是不應召浚怒以重幣誘單于猗盧子右賢王日律孫周家祿校勘記曰當作日利孫令攻疾陸眷反

爲所破時劉琨大爲劉聰所迫諸避亂游士多歸于浚

浚日

元本無日字

以強盛乃設壇告類

御覽五百三十一晉諸公贊曰洛陽破後

以宗廟焚毀設壇望祀七室及功臣配食

建立皇太子備置眾官浚自領尙

書令以棗嵩裴憲並爲尙書

嵩棗據子見文苑傳書鈔一百三十六王隱晉書曰

棗嵩用事於王俊時使其子居王宮持節領護匈奴中郎將以

妻舅崔苾爲東夷校尉又使嵩監司冀并兗諸軍事行

安北將軍以田徽爲兗州李憚爲青州憚爲石勒所殺  
以薄盛代之浚以父字處道爲當塗高應王者之讖謀  
將僭號胡矩諫浚盛陳其不可浚忿之出矩爲魏郡守前

渤海太守劉亮從子北海太守博司空掾高柔竝切諫  
浚怒誅之浚素不平長史燕國王悌遂因他事殺之時  
童謠曰十囊五囊入棗郎棗嵩浚之子壻也浚聞責嵩  
而不能罪之也又謠曰幽州城門似藏戶中有伏尸王  
彭祖有狐踞府門翟雉入聽事

御覽入百八十五引時  
王隱晉書作翟雉

燕國霍原北州名賢浚以僭位事示之原不荅浚遂害之由是士人憤怒內外無親以矜豪日甚不親爲政所任多苛刻加亢旱災蝗士卒衰弱浚之承制也參佐皆內敍唯司馬游統外出統怨密與石勒通謀勒乃詐降於浚許奉浚爲主時百姓內叛疾陸眷等侵逼浚喜勒之附已勒遂爲卑辭以事之獻遺珍寶使驛相繼浚以勒爲誠不復設備

書鈔一百三十四晉陽秋曰王浚遺石勒塵尾勒爲不敢執置之壁朝拜

之如見王公焉案勒既卑辭獻遺浚故以塵尾報之至於置壁朝拜此勒之僞也孫氏乃據實言以入紀載俱矣

勒乃遣使剋日上尊號於浚浚許之勒屯兵易水督護孫緯疑其詐馳白浚而引軍逆勒浚不聽使勒直前

眾議皆曰胡貪而無信必有詐請距之浚怒欲斬諸言者眾遂不敢復諫盛張設以得勒勒至城便縱兵大掠浚左右復請討之不許及勒登聽事浚乃走出堂皇勒眾執以見勒勒遂與浚妻並坐立浚于前浚罵曰胡奴調汝公何凶逆如此勒數浚不忠於晉并責以百姓餒乏積粟五十萬斛而不振給遂遣五百騎先送浚于襄國收浚麾下精兵萬人盡殺之停二日而還孫緯遮擊之勒僅而得免勒至襄國斬浚而浚竟不爲之屈大罵而死無子太元二年詔興滅繼絕封沈從孫道素爲博陵公

類聚五十一

晉中興書曰泰元二年興滅繼絕

王沈後朴之爲博陵公案道素當爲朴之之字卒

子崇之嗣義熙十一年改封東莞郡公宋受禪國除

荀顛

荀顛字景倩潁川人

文選爲蕭揚州薦士表注引臧榮緒晉書作潁陽人案地理志潁川

郡有潁陰無潁陽字爲

魏太尉彧之第六子也

或本

陰之謫本傳失載縣名傳曰字文若封萬歲亭侯薨謚曰敬侯

幼爲姊壻陳羣

所賞

魏志荀彧傳注引

性至孝總角知名博學洽聞理

思周密

魏志荀彧傳注引晉陽秋作意思慎密世說品藻篇注晉諸公贊曰蹈禮立德思義溫雅兼深

體

魏時以父勳除中郎

文選爲蕭揚州薦士表注臧榮緒晉書曰黃初末除中郎

宣帝輔政見顛奇之曰荀令君之子也

文選爲蕭揚州薦士表注臧榮

緒晉書曰見顛異之曰顛令君之子也近見袁侃亦曜卿之子也皆有父風

擢拜散騎侍郎

累遷侍中爲魏少帝執經拜騎都尉賜爵關內侯難鍾

會易無互體又與扶風王浚論仁孝孰先

周家祿校勘記曰駿誤浚

見稱於世時曹爽專權何晏等欲害太常傅嘏顛營救

得免及高貴鄉公立顛言於景帝曰今上踐阼權道非

常宜速遣使宣德四方且察外志母上儉文欽果不服

舉兵反顛預討儉等有功進爵萬歲亭侯邑四百戶文

帝輔政遷尙書帝征諸葛誕留顛鎮守顛甥陳泰卒顛

代泰爲僕射領吏部

書鈔五十九晉起居注曰永昌元年正月詔曰尙書左右僕射所以

廣招一御覽作顛對賢俊始萬化之基僕射護軍荀顛可進爲左僕射尙書領選晉書校文三曰魏志泰爲尙書右僕射干寶晉紀則言泰官至太常裴松之謂泰本傳不言爲太常未詳實何由知之今觀此文則泰實終於



僕射亦未為太常之一證案永昌為元帝年四辭而後

號顓為僕射尚在魏末不知為何字之誤

就職顓承泰後加之淑慎綜核名實風俗澄正書鈔五十九引

王隱晉書作綜核咸熙中遷司空書鈔五十二荀氏家傳曰顓為司空德望

名實風譽益著清進爵鄉侯顓年踰耳順孝養蒸蒸以母憂去職毀幾

重減性海內稱之類聚二十荀氏家傳曰荀顓年逾耳順

悴貌不可識若嬰而母年九十色養烝烝以孝聞在喪憔悴之號哀慟傍人文帝奏宜依漢太傅胡廣喪母故事

給司空吉凶導從及蜀平興復五等命顓定禮儀顓上

請羊祜任愷庾峻應貞孔顓共刪改舊文撰定晉禮摯

傳日時荀顓撰新禮使虞討論得失而後施行文選王

文憲集序注減榮緒晉書曰太尉荀顓先受太祖勅述新禮南齊書禮志曰晉初荀顓因魏代前事撰為晉禮參攷今古更其節文羊祜任愷庾峻應貞共刪集成百

六十五篇後摯虞傳咸續續此製未及成功今虞之決  
疑注是遺事也案齊志無孔穎與本傳異御覽二百八  
荀氏家傳曰文帝平蜀議復五等表魏朝使公定禮儀  
公遂剛定舊文行正式爲一代之典書成奏藏於祕府  
其服色旗幟法駕之式禮樂犧牲柴燎之典禘禘遷毀  
配食之制及於明堂辟雍之儀皆公所議定朝廷歸其  
美公旣爲台輔以年耆多疾不數朝見 咸熙初封臨淮  
侯周家祿校勘記曰咸熙初三武帝踐阼進爵爲公食  
字衍文上巳云咸熙中矣

邑一千八百戶又詔曰昔禹命九官契敷五教所以弘

崇王化示人軌儀也書鈔五十二晉起居注曰武帝泰

教所以崇弘王化示民軌儀案起居注所載詔文與此傳小有異同朕承洪業昧于大道

思訓五品以康四海侍中司空顓明允篤誠思心通遠

翼亮先皇遂輔朕躬實有佐命弼導之勳宜掌教典以

隆時雍其以顓爲司徒尋加侍中遷太尉

世說品藻篇注晉諸公贊

曰轉太尉爲台輔德望清重留心禮教

都督城外牙門諸軍事置司馬親

兵百人頃之又詔曰侍中太尉顓溫恭忠允至行純備

博古洽聞耆艾不殆其以公行太子太傅侍中太尉如

故時以正德大序雅頌未合

周家祿校勘記曰大序當作大豫豫一省作子由此

誤命顓定樂事未終以泰始十年薨帝爲舉哀皇太子

臨喪二宮賻贈禮秩有加詔曰侍中太尉行太子太傅

臨淮公顓清純體道忠允立朝歷司外內茂績旣崇訓

傳東宮徽猷弘著可謂行歸于周有始有卒者矣不幸

薨殂朕甚痛之其賜溫明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諡曰

康又詔曰太尉不恤私門居無館宇素絲之志沒而彌  
顯其賜家錢二百萬使立宅舍咸寧初詔論次功臣將  
配饗宗廟所司奏顓等十二人銘功太常配饗清廟顓  
明三禮知朝廷大儀而無質直之操唯阿意苟合於荀  
助賈充之間初皇太子將納妃顓上言賈充女姿德淑  
茂可以參選以此獲譏於世顓無子以從孫徽嗣通典八十  
入晉侍中庾純云荀太尉無子養兄  
孫以爲孫是小記所謂爲祖後者也中興初以顓兄玄  
孫序爲顓後封臨淮公序卒又絕孝武帝又封序子恆  
繼顓後恆卒子龍符嗣宋受禪國除

荀助

子藩 藩子遂 閩

藩弟組 組子奕

荀勗字公會潁川潁陰人漢司空爽曾孫也

魏志荀爽傳注張璠

漢紀曰爽字慈明年十二通春秋論語拜平原相行至

苑陵追拜光祿勳視事三日策拜司空爽起布衣九十

五日而祖至司空祖棐射聲校尉父肸早亡勗依于舅氏岐嶷夙

成年十餘歲能屬文

御覽三百八十五引荀氏家傳作年十二能通春秋屬文

從外

祖魏太傅鍾繇曰此兒當及其曾祖既長遂博學達於

從政仕魏辟大將軍曹爽掾遷中書通事郎爽誅門生

故吏無敢往者勗獨臨赴眾乃從之爲安陽令轉驃騎

書鈔七十八臧榮緒晉書曰遺愛在

從事中郎勗有遺愛安陽生爲立祠

民百姓生遷廷尉正參文帝大將軍軍事賜爵關內侯

爲立祠轉從事中郎領記室高貴鄉公欲爲變時大將軍掾孫

佑等守閫闔門帝弟安陽侯榦聞難欲入佑謂榦曰未  
有入者可從東掖門及榦至帝遲之榦以狀白帝欲族  
誅佑助諫曰孫佑不納安陽誠宜深責然事有逆順用  
刑不可以喜怒爲輕重今成倅刑止其身佑乃族誅恐  
義士私議乃免佑爲庶人時官騎路遺求爲刺客入蜀  
勸言於帝曰明公以至公宰天下宜杖正義以伐違貳  
而名以刺客除賊非所謂刑于四海以德服遠也帝稱  
善及鍾會謀反審問未至而外人先告之帝待會素厚  
未之信也助曰會雖受恩然其性未可許以見得思義  
不可不速爲之備帝卽出鎮長安主簿郭奕參軍王深

以勛是會從甥少長舅氏勸帝斥出之帝不納而使勛  
陪乘待之如初先是勛啟伐蜀宜以衛瓘爲監軍及蜀  
中亂賴瓘以濟會平還洛與裴秀羊祜共管機密時將  
發使聘吳並遣當時文士作書與孫皓帝用勛所作皓  
既報命和親帝謂勛曰君前作書使吳思順勝十萬之  
眾也案書鈔一百三引作強吳綏伏勝十萬帝卽晉王

位以勛爲侍中封安陽子邑千戶武帝受禪改封濟北

郡公勛以羊祜讓乃固辭爲侯拜中書監加侍中領著

作書鈔五十七王隱晉書曰加與賈充共定律令書鈔

五類聚五十四引王隱晉書此句充將鎮關右也勛謂

下有班下施用各加祿賜二句

馮統曰賈公遠放吾等失勢太子婚尙未定若使充女  
得爲妃則不留而自停矣勛與統伺帝閒竝稱充女才  
色絕世若納東宮必能輔佐君子有闕雖后妃之德遂  
成婚當時甚爲正直者所疾而獲佞媚之譏焉久之進

位光祿大夫既掌樂事又修律呂

書鈔一百一荀勗議樂事表云臣掌著作

又知祕書今覆校錯誤十萬餘卷書不可倉卒復兼他職必有廢頓者也案傳敘掌樂事於領著作之後領祕書之前今以此表證之則掌樂事又在領祕書之後史文偶有倒誤此表雖上蓋未見允許故仍修律呂也

並行於世初勛於路逢趙賈人牛鐸識其聲及掌樂音  
韻未調乃曰得趙之牛鐸則諧矣遂下郡國悉送牛鐸  
果得諧者書鈔一百八王隱晉書曰荀勗逢趙郡商人於路懸鐸於牛識其聲焉及後定樂勛曰趙



之牛鐸則善諾矣於是下郡悉送果有諧又嘗在帝坐

者御覽三百二十八引王書賈人作商賈

進飯

世說術解篇作荀勗嘗在晉武帝坐上食荀進飯

謂在坐人曰此是勞薪

所炊咸未之信帝遣問膳夫乃云實用故車腳舉世伏

其明識

書鈔一百八引王隱晉書作世服其才明

俄領祕書監與中書令張

華依劉向別錄整理記籍又立書博士置弟子教習以

鍾胡爲法咸宣初與石苞等並爲佐命功臣列於銘饗

及王濬表請伐吳勛與賈充固諫不可帝不從而吳果

滅以專典詔命論功封子一人爲亭侯邑一千戶賜絹

千匹又封孫顯爲潁陽亭侯及得汲郡冢中古文竹書

詔勛撰次之以爲中經列在祕書

文選王文憲集序注引王隱晉書整理記

籍作整理錯亂書鈔五十七王隱晉書曰太康二年汲  
郡冢中得古文竹書助手自異次攷魏任攸臧多所證  
魏賢作別館肅吏部注寫以爲中經經傳闕文多所證  
明孔穎達春秋敘疏引束皙傳云魏魏魏魏魏魏魏  
助汲郡初得此書表藏祕府詔荀勗和嶠以隸字寫之  
助等於時卽不能盡識其書今復闕落又轉寫益誤穆  
天子傳目錄曰傅瓚爲校書郎與荀勗同校定穆天子  
傳宋史藝文志編年類竹書三卷荀勗和嶠編七錄序  
云晉中經簿四部書一千八百八十五部二萬九千九  
百三十五卷煨情結序其中十六卷佛經書簿少二卷  
不詳所載多少又云荀勗因魏中經著新簿雖分爲十  
有餘卷而總以四部別之隋志序曰魏祕書郎鄭默始  
制中經訪魏魏荀勗又因中經更著新簿分爲四部總  
括群書一曰甲部紀六藝及小學等書二曰乙部有古  
諸子家近世子家三曰丙部有史記舊事皇覽簿雜事  
四曰丁部有詩賦圖讚汲冢書大凡四部合二萬九千  
九百四十五卷但錄題及言至於作者之意無所論辨  
隋書音樂志云晉中經簿無復樂書別錄所載已復亡  
逸牛宏傳曰晉祕書監荀勗定魏中經更著新簿雖古  
文舊簡猶云有缺新章後錄鳩集已多郡齋讀書志一

日勛之部蓋合兵書術數方伎於諸子自春秋類摘出  
史記別爲一部六藝諸子詩賦皆仍欲舊其後歷代所  
編書目如王儉阮孝緒之徒咸從故例謝靈運任昉之  
徒咸從勛例隋唐志晉中經十四卷書鈔一百三十六  
引晉中經簿云盛書用皂絲囊布裹書函中皆有香囊  
素裏封書也御覽六百六引晉中經簿云盛書有縑裘  
青縑裘布裘絹裘縑縑縑縑縑縑縑縑縑縑縑縑縑縑  
周生烈引晉武帝中經簿周禮天官正義經典釋文序  
錄漢書貨殖傳注蜀志秦必傳注通志氏族略並引中  
經簿董道廣川書跋二引晉中經言佛本臨倪國世子  
一條案據此是中經已錄釋典但未知於四部入何類  
也籀膏述林曰孔穎達左傳敘疏引王隱晉書束皙傳  
云汲郡初得此書表臧祕府詔荀勖和嶠以隸字寫之  
新晉書束皙和嶠傳並不云嶠與荀勖校祕書案本書  
束皙傳云武帝以其書付祕書校綴次第尋考指歸而  
以今文寫之殆卽王書所謂以隸字寫之惟不著其人  
耳時議遣王公之國帝以問勛案諸王悉遣之國爲段  
勛對曰諸王公已爲都督而使之國則廢方任又分

割郡縣人心戀本必用嗷嗷國皆置軍官兵還當給國  
而闕邊守帝重使助思之助又陳曰如詔準古方伯選  
才使軍國各隨方面爲都督誠如明旨至於割正封疆  
使親疎不同誠爲佳矣然分裂舊土猶懼多所搖動必  
使人心恩擾思惟竊宜如前若於事不得不時有所轉  
封而不至分割土域有所損奪者可隨宜節度其五等  
體國經遠實不成制度然但虛名其於實事略與舊郡  
縣鄉亭無異若造次改奪恐不能不以爲恨今方了其  
大者以爲五等可須後裁度凡事雖有久而益善者若  
臨時或有不解亦不可忽帝以助言爲允多從其意時

又議省州郡縣半吏以赴農功勛議以爲省吏不如省  
官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昔蕭曹相漢載其清  
靜致畫一之歌此清心之本也漢文垂拱幾致刑措此  
省事也光武并合吏員縣官國邑裁置十一此省官也  
魏太和中遣王人四出減天下吏員正始中亦并合郡  
縣此省吏也今必欲求之於本則宜以省事爲先凡居  
位者使務思蕭曹之心以翼佐大化篤義行崇敦睦使  
昧寵忘本者不得容而僞行自息浮華者懼矣重敬讓  
尙止足令賤不妨貴少不陵長遠不閒親新不閒舊小  
不加大淫不破義則上下相安遠近相信矣位不可以

進趣得譽不可以朋黨求則是非不妄而明官人不惑  
於聽矣去奇技抑異說好變舊以微非常之利者必加  
其誅則官業有常人心不遷矣事留則政稽政稽則功  
廢處位者而孜孜不怠奉職司者而夙夜不懈則雖在  
掣瓶而守不假器矣使信若金石小失不害大政忍忿  
惰以容之簡文案略細苛令之所施必使人易視聽願  
之如陽春畏之如雷震勿使微文煩撓爲百吏所黷二  
三之命爲百姓所饜則吏竭其誠下悅上命矣設官分  
職委事責成君子心競而不力爭量能受任思不出位  
則官無異業政典不好矣凡此皆愚心謂省事之本也

苟無此愆雖不省吏天下必謂之省矣若欲省官私謂九寺可并於尙書蘭臺宜省付三府然施行歷代世之所習是以久抱愚懷而不敢言至於省事實以爲善若直作大例皆減其半恐文武眾官郡國職業及事之興廢不得皆同凡發號施令典而當則安儻有駁者或致壅否凡職所臨履先精其得失使忠信之官明察之長各裁其中先條上言之然後混齊大體詳宜所省則令下必行不可搖動如其不爾恐適惑人聽比前行所省皆須臾輒復或激而滋繁亦不可不重助論議損益多此類太康中詔曰勗明哲聰達經識天序有佐命之功

兼博洽之才久典內任著勳弘茂詢事考言謀猷允誠  
宜登大位毗贊朝政今以勛爲光祿大夫儀同三司開  
府辟召守中書監侍中侯如故時太尉賈充司徒李胤  
並薨太子太傅又缺勛表陳三公保傅宜得其人魏志  
賈詡  
傳注荀勗別傳曰晉司徒闕武帝問其人於勛答曰三公  
具瞻所歸不可用非其人昔魏文帝用賈詡爲三公  
孫權笑之若使楊珧參輔東宮必當仰稱聖意尙書令衛瓘  
吏部尙書山濤皆可爲司徒若以瓘新爲令未出者濤  
卽其人帝並從之明年秋諸州郡大水兗土尤甚勛陳  
宜立都水使者其後門下放通事令史伊羨趙威爲舍  
人對掌文法詔以問勛勛曰今天下幸賴陛下聖德六



合爲一望道化隆洽垂之將來而門下上稱程咸張憚  
下稱此等欲以文法爲政皆愚臣所未達者昔張釋之  
諫漢文謂獸圈嗇夫不宜見用邴吉住車明調和陰陽  
之本此二人豈不知小吏之惡誠重惜大化也昔魏武  
帝使中軍司荀攸攸典刑獄明帝時猶以付內常侍以臣  
所聞明帝時唯有通事劉泰等官不過與殿中同號耳  
又頃言論者皆云省官減事而求益吏者相尋矣多云  
尙書郎太令史不親文書乃委付書令史及榦誠吏多  
則相倚也增置文法之職適恐更耗擾臺閣臣竊謂不  
可

書鈔五十六引王隱

晉書下  
有聽之也三字時帝素知太子闇弱恐後亂

國御覽一百四十八四百二十六王遣助及和嶠往觀

之助還盛稱太子之德而嶠云太子如初於是天下貴

嶠而賤助御覽一百四十八王隱晉書曰助還盛稱太子德更進茂不同西宮之時也嶠答詔稱臣

以爲太子如故不見更勝此自陛下家事帝將廢賈妃

非臣所盡知也於是天下貴嶠而賤助

助與馮紘等諫請故得不廢時議以助傾國害時孫資

劉放之匹世說方正篇注王隱晉書曰助性佞媚譽大子出齊王當時私議損國害民孫劉之匹也

後世若有良史然性慎密每有詔令大事雖已宣布然

當著佞倖傳

終不言不欲使人知己豫聞也族弟良曾勸助曰公大失物情有所進益者自可語之則懷恩多矣其壻武統亦說助宜有所營置令有歸戴者助並默然不應退而

語諸子曰人臣不密則失身樹私則背公是大戒也汝

等亦當宦達人閒宜識吾此意久之以助守尚書令書鈔

五十九曹嘉之晉紀曰助爲守尚書令詔曰周之冢宰

今尚書令皆古百揆之任以其亮采惠疇熙帝之載實

允於此助肆力於朝庸勳典格受終之揆協於大麓故

授以此位也書鈔五十九荀勗集曰昔六官所掌冢宰

爲首秦公卿等以丞相御史爲冠今者助久在中書專

尚書令總此三者非臣驚聞所宜忝竊

管機事及失之甚罔罔悵恨或有賀之者助曰奪我鳳

皇池諸君賀我耶文選古意贈王中書詩注直中書省

奪我鳳皇池卿諸人何賀我也初學及在尚書課試令

記十一引曹嘉之晉紀作何賀之有

史以下覈其才能有關於文法不能決疑處事者卽時

遣出帝嘗謂曰魏武帝言荀文若之進善不進不止荀

公達之退惡不退不休二令君之美亦望於君也居職月餘以母憂上還印綬帝不許遣常侍周恢喻旨勛乃奉詔視職勛久管機密有才思探得人主微旨不犯顏

進爭故得始終全其寵祿太康十年卒

書鈔一百四十七晉太康起居

注曰荀勖久疾羸毀可賜石蜜五斤類聚七十二晉太康起居注曰詔云尚書令荀勖既久羸毀可賜乳酪太官隨日詔贈司徒賜東園祕器朝服一具錢五十萬布

百匹遣兼御史持節護喪謚曰成勛有十子其達者輯

藩組輯嗣官至衛尉卒謚曰簡子峻嗣卒謚曰烈無適

子以弟息識爲嗣

類聚五十一晉中興書曰泰元二年

典滅繼絕荀勖後軌爲濟北侯案軌不見本傳當是識之後人輯子綽綽字彥舒博學有才能撰晉後書

十五篇

隋志雜史類有荀綽晉後略記五卷注云下邳太守舊唐志作晉後略記新唐志作晉後略均

五卷宋志史鈔類作荀綽晉略九卷案本傳不言綽爲下邳太守疑有誤

傳於世永嘉末爲

司空從事中郎沒於石勒爲勒參軍

藩字大堅元康中爲黃門侍郎受詔成父所治鍾磬以

從駕討齊王囧勳封西華縣公

讀史舉正曰案本紀藩曾從討成都王穎至鄴

若齊王則在京城內何必從駕哉

累遷尙書令永嘉末轉司空

御覽二百八荀

氏家傳曰藩爲司空劉琨表於太子曰司空荀藩朝廷之舊臣奕世忠勤乃心皇家具瞻之望唯藩而已宜增位號授分陝之重永

未拜而洛陽陷沒藩出奔密王浚

承制奉藩爲留臺太尉及愍帝爲太子委藩督攝遠近

建興元年薨於開封年六十九因葬亡所諡曰成追贈

太保藩二子邃閫

邃字道玄解音樂善談論

書鈔五十六荀氏家傳云邃字道明性清靖黜黜六

善談論又六十九晉陽秋云解音樂後晉賢莫及案道明爲邃弟閫字蓋誤文也書鈔六十六引家傳作道玄

不弱冠辟趙王倫相國掾遷太子洗馬

書鈔六十六荀氏家傳曰邃拜

太子洗馬戴若思時相欽重作詩誦之序曰洗馬荀道玄既累葉重光才經文雅

長沙王又以

爲參軍又敗成都王爲皇太帝精選僚屬以邃爲中舍人鄴城不守隨藩在密元帝召爲丞相從事中郎以道險不就愍帝就加左將軍陳留相父憂去職服闋襲封愍帝欲納邃女先徵爲散騎常侍邃懼西都危逼故不應命而東渡江元帝以爲軍諮祭酒太興初拜侍中邃

與刁協婚親時協執權欲以邃爲吏部尙書邃深距之  
尋而王敦討協協黨與並及於難唯邃以疎協獲免敦  
表爲廷尉以疾不拜遷太常轉尙書蘇峻作亂邃與王  
導荀崧並侍天子於石頭峻平後卒贈金紫光祿大夫  
諡曰靖子汪嗣

閻宇道明亦有名稱

御覽二百四十三荀氏家傳曰閻性清靜善談論

京都爲

之語曰洛中英英荀道明大司馬齊王冏辟爲掾冏敗  
暴尸已三日莫敢收葬

書鈔六十八晉中興書曰

冏與

冏故吏李述嵇含等露板請葬朝議聽之論者稱焉爲  
太傅主簿中書郎與邃俱渡江拜丞相軍諮祭酒中興

建遷右軍將軍轉少府明帝嘗從容問王廙曰二荀兄弟孰賢廙答以閻才明過邃帝以語庾亮亮曰邃眞粹之地亦閻所不及由是議者莫能定其兄弟優劣歷御史中丞侍中尙書御覽二百四十三荀氏家傳曰遷光祿大夫以君面似胡明帝謂爲神明胡子案本傳不言爲光祿大夫從略封射陽公太監二年卒追贈衛尉諡曰定子達嗣

組字大章弱冠太尉王衍見而稱之曰夷雅有才識初爲司徒左西屬補太子舍人司徒王渾請爲從事中郎書鈔六十八晉中興書穎川荀錄曰司馬王渾表曰左西屬荀組交義貞潔清識見稱宜爲從事中郎案司馬爲司徒之謫御覽二百九引正轉左長史歷太子中庶作司徒交義貞潔作文義貞素



子滎陽太守趙王倫爲相國欲收大名選海內德望之士以江夏李重及組爲左右長史東平王堪沛國劉謨爲左右司馬倫篡以組爲侍中及長沙王乂敗惠帝遷組及散騎常侍閔卮冲詣成都王穎慰勞其軍帝西幸長安以組爲河南尹遷尙書轉衛尉賜爵成陽縣男加散騎常侍中書監轉司隸校尉加特進光祿大夫常侍如故于時天下已亂組兄弟貴盛懼不容於世雖居大官並諷議而已永嘉末復以組爲侍中領太子太保未拜會劉曜王彌逼洛陽組與藩俱出奔懷帝蒙塵司空王浚以組爲司隸校尉組與藩移檄天下以琅邪王爲

盟主愍帝稱皇太子組卽太子之舅又領司隸校尉行

豫州刺史事與藩竝保滎陽之開封建興初詔藩行留

臺事俄而藩薨帝更以組爲司空領尙書左僕射又兼

司隸復行留臺事州征郡守皆承制行焉進封臨穎縣

公加大夫人世子印綬十七史商榷四十八曰大疑當

志有郡公侯縣公侯太夫人作太周家祿校勘記曰按輿服

綬大夫人卽太夫人也古大太同字明年進位太尉領

豫州牧假節書鈔五十九晉中興書曰熊遠啟伏見吏

素望遐邇所瞻式今舊典僭復領豫州牧爲朝之

章未備詔詢以弼大化宜入領百揆敷奏萬機不應處

分納言而出領州牧伯者初學記十一引熊遠啟作伏見

吏部以太尉荀組爲尙書令復領豫州牧案本元帝承

傳以尙書令敘于豫州牧散騎常侍之後誤也

制以組都督司州諸軍加散騎常侍餘如故頃之又除  
尚書令表讓不拜及西都不守組乃遣使移檄天下共

勸進帝欲以組爲司徒以問太常賀循循曰組舊望清

重忠勤顯著遷訓五品實允眾望

御覽二百八引荀氏家傳作遷訓五品以

統人倫實充人望

於是拜組爲司徒組逼於石勒不能自立太

興初自許昌率其屬數百人渡江給千兵百騎組先所

領仍皆統攝頃之詔組與太保西陽王羨並錄尚書事

各加班劔六十人

書鈔五十九晉起居注曰大興二年八月詔司徒荀組宜讚朝政令錄尚

書事給班劔六十人

永昌初遷太尉誦太子太保未拜薨年六十

五諡曰元子奕嗣

奕字立欣少拜太子舍人駙馬都尉侍講東宮出爲鎮東參軍行揚武將軍新汲令愍帝爲皇太子召爲中舍人尋拜散騎侍郎皆不就隨父渡江元帝踐阼拜中庶子遷給事黃門郎父憂去職服闋補散騎常侍侍中時將繕宮城尙書符下陳留王使出城夫奕駿曰昔虞賓在位書稱其美詩詠有客載在雅頌今陳留王位在三公之上坐在太子之右故荅表曰書賜物曰與此古今之所崇體國之高義也謂宜除夫役時尙書張闔僕射孔愉難奕以爲昔宋不城周陽秋所譏特蠲非體宜應減夫奕重駿以爲陽秋之末文武之道將墜于地新有

于朝之亂于時諸侯逋替莫肯率職宋之于周實有列國之權且同己勤王而主之者晉客而辭役責之可也今之陳留無列國之勢此之作否何益有無臣以爲宜除於國職爲全詔從之時又通議元會日帝應敬司徒王導不博士郭熙杜援等以爲禮無拜臣之文謂宜除敬侍中馮懷議曰天子修禮莫盛於辟雍當爾之日猶拜三老況今先帝師傅謂宜盡敬事下門下奕議曰三朝之首宜明君臣之體則不應敬若他日小會自可盡禮又至尊與公書手詔則曰頓首言中書爲詔則云敬問散騎優冊則曰制命今詔文尙異況大會之與小會

理豈得同詔從之咸和七年卒追贈太僕謚曰定

馮統

馮統字少冒安平人也祖浮魏司隸校尉父員汲郡太守統少博涉經史識悟機辯歷仕爲魏郡太守轉步兵校尉徙越騎得幸於武帝稍遷左衛將軍承顏悅色寵愛日隆賈充苟助竝與之親善充女之爲皇太子妃也統有力焉及妃之將廢統勛乾沒救請故得不廢伐吳之役統領汝南太守以郡兵隨王濬入秣陵遷御史中丞轉侍中帝病篤得愈統與助見朝野之望屬在齊王攸攸素薄勛助以太子愚劣恐攸得立有害於己乃使

統言於帝曰陛下前者疾若不差太子其廢矣齊王爲  
百姓所歸公卿所仰雖欲高讓其得免乎宜遣還藩以  
安社稷帝納之及攸薨朝野悲恨初帝友于之情甚篤  
旣納統助邪說遂爲身後之慮以固儲位旣聞攸殞哀  
慟特深統侍立因言曰齊王名過於實今得自終此乃  
大晉之福陛下何乃過哀帝收淚而止初謀伐吳統與  
賈充荀勗同共苦諫不可吳平統內懷慙懼疾張華如  
讎及華外鎮威德大著朝論當徵爲尙書令統從容侍  
帝論晉魏故事因諷帝言華不可授以重任帝默然而  
止事具華傳太康七年統疾詔以統爲散騎常侍賜錢

二十萬牀帳一具

初學記十二御覽二百二十四晉起居注曰太康七年詔曰尙書馮統謀

奸搆忠亮在公歷職內外勤恪匪懈而疾未差屢求  
放退其以卿爲散騎常侍賜錢二十萬牀帳一具尋

卒二子播熊播大長秋熊字文熙中書郎統兄恢自有

傳

勞格校勘記曰今本晉書無恢傳

史臣曰夫立身之道曰仁與義動靜旣形悔吝斯及有  
莘之媵殊北門之情涓濱之叟匪西山之節湯武有以  
濟其功夏殷不能譏其志王沈才經文武早尸人爵在  
魏參席上之珍居晉爲幄中之士桐宮之謀遽泄武關  
之禍遂臻是知田光之口豈燕丹之可絕豫讓之形非  
智氏之能變動靜之際有據蒺藜仁義之方求之彌遠



矣彭祖謁由捧雉孕本質絲因家乏主遂登顯秩擁北  
州之士馬偶東京之糜沸自可感召諸侯宣力王室而  
乘閒伺隙潛圖不軌放肆獯虜遷播乘輿遂使漳滏蕭  
然黎元塗地縱貪夫於藏戶戮高士於燕垂阻越石之  
內難邀世龍之外府惡稔毒痛坐致焚燎假手仇敵方  
申凶獷慶封之戮慢罵何補哉公會慈明之孫景倩文  
若之子踐隆堂而高視齊逸軌而長驚孝敬足以承親  
周慎足以事主刊姬公之舊典採蕭相之遺法然而援  
朱均以貳極煽襲閭而偶震雖廢興有在隆替靡常稽  
之人事乃二荀之力也至於斗粟興謠踰里成詠勛之

階禍又已甚焉馮統外騁威施內窮狙詐斃攸安賈交  
助讎張心滔楚費過踰晉伍爰絲獻壽空取慰於仁心  
統之陳說幸收哀於迷慮投畀之罰無間青蠅之詩不  
作矣

贊曰處道文林胡貳爾心彭祖凶孽自貽伊感臨淮翼  
翼孝形于色安陽英英匪懈其職傾齊附魯是爲齧賊  
統之不滅交亂罔極

晉書附注卷三十九